

## 星期文库

“金石之声话心志”系列之七

## 见闻随喜

李昱坤

以“见闻随喜侍者”为名号之一的钱松,自篆“见闻随喜”一印,以表心迹,当不为怪。

初见此印,顿有“我欲因之梦寥廓”之感。

钱松,生于钱塘(今浙江杭州)这方金石鼎盛之地,天生便具备了跻身“西冷八家”的艺术根基。后流寓上海,难免又有了工书善画的硬条件。

钱松的篆刻水准之高,同时代难有望其项背者。据说同列“西冷八家”之一的赵之琛,初见其作品,也不禁惊叫道:“此丁(敬)、黄(易)后一人,前明文(彭)、何(震)诸家不及也。”

与“西冷八家”其他七位不同,钱松享年四十二岁,死于非命,一生以布衣终。却是“西冷八家”中一位有建树、有创新的印家。

曾有一天,好友杨岷来见钱松,见其书案上摆着一套《汉铜印丛》,有六册,铅黄凌乱,几近残损,杨岷问其故,钱松叹道:“唉!这就是我的老师啊。”似在相互印证,钱松也曾在“范禾私印”边款里记道:“得汉印谱二卷,尽日鉴赏,信手奏刀,笔笔是汉”。由此可见,钱松不仅是“印宗秦汉”的忠实倡导者,也是一位心得满满的实践者。

如若美丽的风景在路上,钱松的篆刻功力是循序渐进的。所印证者,他前无古人地开创了一种“烂铜风格”。或许是因为他在临摹汉印过程中使用了《汉铜印丛》中较湿印泥的原因,又因为长期浸淫在汉印审美上,一种疏密对比强烈的烂铜风格的印风了然于心、提炼而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。这种印风,为后来的吴昌硕发扬光大,难怪其在“千寻竹斋”的边款里说:“汉人凿印,坚朴一路,知此趣者,近惟钱耐青一人而已。”

喜欢此印的文字,还在于心有所感。

“见闻随喜”,这本是佛家之言,意为见到行善道的人,你能内心称赞,当然心受所感,今后一些力所能及的事,也就去做了,而且会做得更好。如果分段解析,“见闻”不用说,“随喜”的意思是说,你虽然没有条件或能力像行善之人一样,但是你能发自内心的称赞、感到欢喜,就像自己也做了一样。这就是一心向善,而不是挖苦、讽刺、猜疑、嫉妒、诽谤等负面心态,这样感同身受,自然比称赞更高、更广、更圆满。

功德与福报,当然不能随意求得,我相信其中有随缘的成分,但见到这样的文字,心里安详。

钱松刻有一方印“余事作诗人”,且看他用行书写的这首明代陈仲濬的《宿松涛入夜凉》:“寒灯寂寂掩禅房,绝壑松涛入夜凉。春鸟啼残孤嶂月,暮云湿断半炉香。磬传空界僧归院,寺隐深林虎近床。曙色渐分山渐出,千重烟树郁苍苍。”他想表达的是空寂、宁静与超脱,内心自有安详的空间。

一种游戏玩久了,我就会产生厌倦。但我从来不会厌倦岳麓山,那是不可能的。在山里,你的身体中的一切调动起来了,你周围有各种各样的暗示,在那样的环境中,你想做的就是去发现,去创造新的游戏模式。山的游戏怎么可能穷尽呢,只要我在她里面流连忘返,花样就可以不断地翻新——永远翻新下去。瞧,这水沟边又出现了两种颜色的乌泡,大红色的和紫色的,昨天还只有一种颜色呢。它们水灵又亮丽,好像已经在原地等了我们好久了一样……

不知为什么,山在孩子的梦里总是昏沉沉的。刮风的夜里,林涛呜咽,我开始入梦。没有路,我摸索着前行。我听到外婆在旁边砍灌木枝,一下一下的含糊的声音,也许是风弄出的声音?我想伸手够到那棵栗子树,白天我看到那上面有很多栗子,已经熟了。我够到了最下面的一根枝条,但这根枝条上却没有栗子。外婆从灌木丛里出来了,她好像在说一件事,但风的声音很大,压过了她的声音。我跟在她的后面回家去了。家里也很黑,要摸索着上床。

们,我们是远方,是远方的传说。”

流浪还让我想到了“出走”。这两年的电影作品中,女性的出走成为一种勇敢的反抗。这当然不是新话题了。而鲁迅先生提出的“出走以后怎样”的命题,也依然有现实意义。近日读到一位外国学者关于“流浪者”的调查报告,其中特别关注了女性流浪者较之于男性更加艰难的生存处境:安全保障,日常生活,比如洗澡洗衣等。她们往往也要依附于男性而生存,只是那位男性从家庭成员变成了同样身份的流浪者。

从小向往着“流浪远方”的我,如果只能携带最简单的生活用品出走,能生存下去吗?晾晒衣物这样的小事可能也会成为拦路虎吧?在我的阳台上随风轻轻起舞的那些衣裙,似乎都在嘲笑我,嘲笑我在文字里的浪漫想象。

做游戏,所以用不着动脑,只要你行动,她就会回应你,给你回报,那些回报有些远超你的想象。

昆虫里面我最喜欢螳螂。我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只绿色的玉石般的螳螂,她应该是一位年轻的公主。我们蹲在一旁观察她,不打算去捉她。只见她慢慢地爬着,不知是在找食物还是散步。浅绿色啊,在阳光下简直像

## 与山互动

残雪

透明的。弟弟动了动草叶,她就飞起来了。她没飞多远落在前面的爬藤植物上了。我们又跑到那边去看她,因为她实在是吸引眼球,那么精致,那么秀美,比我们见过的洋娃娃好看多了。唉,要是家里有这样一只,天天看着该有多好!但螳螂是养不活的,我们尝试过,还是让她待在山上吧。岳麓山,同螳螂做游戏,也同我们做游戏。我和弟弟们都在山的游戏里。

在遥远的少女时代,我曾被齐豫演唱的《橄榄树》深深吸引。她以天籁般的嗓音,将我带到远方:天空飞翔的小鸟,山

间轻流的小溪,宽阔的草原,还有梦中的橄榄树。对于在平原长大的我,山与草原都只在梦中,橄榄树则更是梦中之梦了。那橄榄树,吸引了我,甚至可以说吸引了整整一代人,让流浪远方成为集体的梦想。

于是流浪就成了一种浪漫生活的代名词,与旅行甚至冒险联系在一起。它意味着对日常生活的逃离,意味着现实以外的种种可能。每当感受到困于牢笼的窒息,我们就会想象远方的自由。

但这的确不过是一种浪漫的遐想而已。海子在《远方》中写下“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”,道出了远方的虚无性。另一位诗人西川在《眺望》中,则指出了远方的相对性:“对于远方的人

## 纸上的远方

周毓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
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## 包拯的家训

雍笛

北宋名臣包拯审案严厉,就连家训,写得也如同判案:“后世子孙仕宦,有犯赃滥者,不得放归本家,亡歿之后,不得葬于大莹之中。不从吾志,非吾子孙。”包拯的家训是说,后代子孙做官的人中,如有犯了贪污财物罪而被撤职的人,都不允许放回老家,死了之后也不允许葬在祖坟中。不顺从我的志愿的,就不是我的子孙后代。包拯以此家训告诫后代子孙要为人正直,不能贪图功名利禄。

包拯有两子,长子包繹,英年早逝;次子包绶踏入政坛之后,继承了包家清廉严正的风范,既不对人逢迎,又不摆“官二代”的架子。孙子包永年从政后,虽然只是担任知县的基层官,但尽职尽责,调任之时,百姓挽其车马,依依不舍。包永年去世时“了无遗蓄”。

包拯的后世子孙,凡有出仕为官者,都牢记先祖包公遗训。在这个家族里,“贪腐”行为找不到任何生根发芽的空间,足为世人敬佩。

人要活着,就离不开食物。凡是能下肚消除饥饿的东西,都可称之为食物,比如米面、蔬菜和肉类。米面、蔬菜来自植物,取之无关伦理道德;肉类则不同,毕竟取自动物,我们挥刀宰杀动物时,应该有所禁忌。

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里说:“烈炭以炙活鹅之掌,剝刀以取生鸡之肝,皆君子所不为也。何也?物为人用,使之死可也,使之求生不得不可也。”袁枚认为,物为人所用,获取动物的肉以充饥是人之常情。但人类作为高等级生物,即便为生存而食肉,也不应采取过于残忍的方式,像炭烤活鹅掌、活取鸡肝这样的做法就不可取,因为会让动物求生不得。

## 隔着一把菜刀

高自发

袁枚无疑是一个有着悲悯情怀的老饕,他知道口腹之欲与天道伦理之间,隔着把菜刀。这把菜刀,对于为人提供食物的动物来说,挥之则死,收之则生。但菜刀也不是随便挥舞的,还应该遵循伦理道德。

孟子说:“君子之于禽兽也,见其生,不忍见其死;闻其声,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”君子虽然不忍,但仍需吃肉补充营养,所以

干脆不入厨房,不入厨房就不必操刀,既然不是亲自动手,便落得心安。远庖厨的君子虽然有些“虚伪”,但毕竟真实表达了内心的挣扎:他们属实不愿触碰砧板上的那把菜刀。

插在砧板上的菜刀,横亘在人类生存与伦理之间,它时刻提醒人们:要以悲悯之心对待为我们奉献了生命的动物,即使向它们举起菜刀,也要给它们以必要的尊严。要知道,当每一次举箸大快朵颐时,我们对食材的真诚感念,都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与礼赞。因此,方寸厨房不该只有口腹之欲,还应该有自律与不忍,还应该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